

## 论《伤寒论》之“厥”与“四逆”

姜元安<sup>1</sup> 张清苓<sup>2</sup>

(1 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; 2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)

关键词: 厥; 四逆; 吴茱萸汤; 四逆散

中图分类号: R222.12

doi: 10.3969/j.issn.1006-2157.2016.02.002

《伤寒论》113方中,以“四逆”为名之方有8首,而其所治之证或名“厥”,或以“四逆”称之。自成无己首注《伤寒论》以来,对仲景所论之“厥”与“四逆”即有许多不同认识,其争议一直延续至今,甚至有人竟认为四逆汤并非治疗“四逆”之方。其间之是非曲直,确实需要认真加以思辨。

宋代成无己最早提出“四逆”与“厥”之辨,谓“四逆者,四肢不温也。厥者,手足冷也。”<sup>[1]</sup>成氏之意,“四逆”与“厥”乃两种程度不同之证,在少阴则见四逆,而在厥阴则见厥,“厥”之手足冷则甚于“四逆”之四肢不温<sup>[2]166</sup>。并于《伤寒明理论》中专立“四逆”与“厥”二篇,曰“四逆者,四肢逆而不温者是也”<sup>[2]15</sup>,“厥者,冷也,甚于四逆也。”<sup>[2]16</sup>而清代柯韵伯则首先提出与成氏相左之观点,谓“四逆者,四肢厥冷,兼臂胫而言;此云手足,是指手足掌而言,四肢之阳犹在”<sup>[3]</sup>,以为四逆甚于手足厥冷。

“厥”与“四逆”,是否真的不同?而二者之孰轻孰重,在成氏与柯氏之间,谁是谁非?这涉及到如何认识《伤寒论》中“厥”证之形成机理,其证候在临床上有何特点,以及如何理解《伤寒论》中与此有关的一些学术问题。本文欲就此作一探讨,以冀能解其中之惑。

### 1 “厥”之形成机理

《伤寒论》第337条云“凡厥者,阴阳气不相顺接,便为厥。”

《说文解字》:“凡,最括也。”段玉裁注云“凡者,独举其大也。……若其他言凡祭祀,凡宾客,凡礼事,凡邦之吊事,言师掌官成以治凡,亦皆聚括之谓。举其凡,则若网在纲。”言“凡”者,总括所有而无所遗,如第58条云“凡病……阴阳自和,必自愈。”本条“凡厥者”,则总括所有厥证而言。在讨论

何为“厥”证之前,先对其形成机理有清楚的认识,是非常重要的。

考《素问·通评虚实论》曰“从则生,逆则死。所谓从者,手足温也;所谓逆者,手足寒也。”“逆”与“从”相对,“寒”与“温”相对。人身十二经脉之气,始于手太阴而止于足厥阴,复归于手太阴。手、足经脉由阴而阳,由阳而阴,如环无端,环流不止,此谓之“从”。其阴阳经脉交接之处,必在手、足,故《灵枢·逆顺肥瘦》黄帝有“脉之逆顺,奈何”之问,岐伯答之曰“手之三阴,从脏走手;手之三阳,从手走头;足之三阳,从头走足;足之三阴,从足走腹。”经脉之气相接为从,不相接为逆。“厥”即“逆”之意。《素问·厥论》所论之“厥”皆与“逆”之意相同,故又合称为“厥逆”。逆者不顺,故《伤寒论》第337条云“凡厥者,阴阳气不相顺接,便为厥。”

### 2 “厥”之证候特点

如何判断人身之阴阳气是否相互顺接?《通评虚实论》以“所谓从者,手足温也;所谓逆者,手足寒也”作为判断“从”“逆”之主要依据。手足温与手足寒相对,寒即冷之意。《说文解字》云“寒,冻也”,又“冷,寒也”。故段注以为“‘冻’当作‘冷’。”凡《伤寒论》中有手足寒、手足冷之名,统称为“厥”,故第337条在论“厥”之形成机理后,便以“厥者,手足逆冷是也”确定其临床特点,经文昭然若揭。

人身十二经脉,以三阳三阴之名命之,其经气相连之处皆在四肢之末。手足者,四末也,故手足寒、手足冷,又谓之“四逆”。由此而见,或曰四逆、或曰手足冷、或曰手足寒、或曰厥冷、或曰厥寒、或但曰厥、或曰厥逆、或曰逆冷,皆手足寒冷之象。而成氏之分四逆与厥,以为“厥”甚于“四逆”;柯氏之分四逆与厥,则以为“四逆”甚于“厥”,俱将四逆与厥凿分,则皆属未

姜元安 男 博士 教授

明经旨。二家之后,从者虽多,但亦有能明辨其非者,如钱氏谓“厥即逆冷,逆冷即厥,初无少异”<sup>[4]</sup>,尤氏亦云“四逆与厥,本无分别,特其病有阴阳之异耳”<sup>[5]175</sup>。正因为四逆与厥本无分别,故《伤寒论》第330条有“诸四逆厥者,不可下之”之文。

人身阴阳之气,手足三阳三阴互为表里,无论阳邪内入而深伏,阴寒内盛而不温,抑或有形之痰、水邪气内居,抑或蛔虫内扰而血气逆乱,凡使阴阳之气不相顺接者,皆能致厥。能明于此,则临证见厥之时,但求其所以成阴阳气不相顺接之机,“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”(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),则治厥之大法尽在其中。

### 3 诸“四逆”为名之方证

《伤寒论》113方中,以“四逆”为名之方有8首:四逆汤、茯苓四逆汤、四逆加人参汤、通脉四逆汤、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、四逆散、当归四逆汤、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。虽然治厥之方不限于此8方,诸如小柴胡汤、白虎汤、瓜蒂散、甘草干姜汤、白通汤、白通加猪胆汁汤、吴茱萸汤、附子汤、乌梅丸、茯苓甘草汤、麻黄升麻汤等皆能治厥,但从这8首以“四逆”为名之方所治之证,可以更加清楚《伤寒论》中所言“四逆”与“厥”本无本别。

现将以上8方所治与“四逆”或“厥”相关之原文摘录如下。

#### (1) 四逆汤

大汗出,热不去,内拘急,四肢疼,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,四逆汤主之。(第353条)

大汗,若大下利而厥冷者,四逆汤主之。(第354条)

吐利,汗出,发热,恶寒,四肢拘急,手足厥冷者,四逆汤主之。(第388条)

#### (2) 茯苓四逆汤

发汗,若下之,病仍不解,烦躁者,茯苓四逆汤主之。(第69条)

#### (3) 四逆加人参汤

恶寒,脉微而复利。利止,亡血也,四逆加人参汤主之。(第385条)

#### (4) 通脉四逆汤

少阴病,下利清谷,里寒外热,手足厥逆,脉微欲绝,身反不恶寒,其人面色赤……通脉四逆汤主之。(第317条)

#### (5) 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

吐已下断,汗出而厥,四肢拘急不解,脉微欲绝

者,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。(第390条)

#### (6) 四逆散

少阴病,四逆,其人或咳,或悸,或小便不利,或腹中痛,或泄利下重者,四逆散主之。(第318条)

#### (7) 当归四逆汤

手足厥寒,脉细欲绝者,当归四逆汤主之。(第351条)

#### (8)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

若其人内有久寒者,宜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。(第352条)

将此8方所治之证罗列在一起,就可以清楚看到,诸方以“四逆”为名则一,而仲景所述却有“厥”“厥逆”“厥冷”“手足厥逆”“手足厥冷”“手足厥寒”或“四逆”之异。若“四逆”与“厥”果有轻重之别,仲景焉得将诸方皆以“四逆”之名命之?虽然如此,“厥”之手足逆冷确有轻重之分,《伤寒论》中以“厥深”“厥微”言之。“厥深”者,如338条论“脏厥”所言“脉微而厥,至七八日肤冷”,则其厥冷不仅限于手足;“厥微”者,如339条所言“伤寒热少微厥,指头寒”,其厥冷仅仅限于指头而已。只是不可将“厥”与“四逆”作轻重之别。

前列诸方,茯苓四逆汤、四逆加人参汤与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之文皆未直接论及“厥”证,是否可以反证以“四逆”名方并不见得必须治厥?非也,此3条文字宜当别论。

四逆加人参汤即四逆汤加人参一两而成,在四逆加人参汤中更加茯苓四两则为茯苓四逆汤,二方皆以四逆汤为基础而成。在《伤寒论》中,四逆加人参汤用治霍乱“利止,亡血”之阳亡液脱证,茯苓四逆汤用治太阳病因误用汗、下之后内伤少阴,真阳浮越所致之“烦躁”。虽无厥冷之文,但厥冷之症自在不言之中,并非此二方不治厥证。至于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,其文直接顺前条当归四逆汤而下,用一“若”字,已将其所治与前条之“手足厥寒”相连,更无可疑。所以,仲景用“四逆”为名之方,皆得以用来治疗手足逆冷之厥证。

### 4 与“厥”“四逆”相关之《伤寒论》学术问题

先能明确“厥”与“四逆”本属一证,然后讨论与厥逆相关之《伤寒论》学术问题就易明了。

#### 4.1 第309条吴茱萸汤之治

原文:少阴病,吐利,手足逆冷,烦躁欲死者,吴茱萸汤主之。

少阴病以阳虚为主,故有吐、利、手足逆冷之症。

若少阴阳虚而至于亡阳,阳气涣散,神明无主,则又有烦躁之象。言烦躁欲死者,以真阳有顷刻消亡之危,故其烦躁亦甚。凡少阴病阳虚寒盛,吐利交作之际,见烦躁、四逆者,多属不治之死证,故第296条有“少阴病,吐、利,躁烦,四逆者,死”之文。然而,注家因见有吴茱萸汤主之,便以为309条所论非少阴死证。

从309条与296条之文来看,二条所述之证似乎完全相同,为何一者可治,一者则死?为了说明309条并非死证,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“手足逆冷”与“四逆”之辨,柯氏正是由此而提出“四逆”甚于“手足逆冷”。周氏亦从之而断言四逆者死,手足厥冷者不死,云“此条(第296条)与吴茱萸汤一条不异,彼以汤治,此则主死者何也?所异者,厥冷与四逆耳。厥冷专言手足,此则意言四逆者,知其厥冷已过肘膝也。”<sup>[6]</sup>

若以“手足逆冷”为轻而不死,则第295条所云“少阴病,恶寒,身蜷而利,手足逆冷者,不治”,当作何解?第317条通脉四逆汤之所治虚阳外越,脉微欲绝而里寒外热,仲景虽亦只言其“手足厥逆”,其证离死远乎?读仲景书,须全书合看,始能明其理致。不熟读仲景之书而任意作解,实难以为信。

第309条所言“烦躁欲死”与296条所言“死”,皆为阳亡欲绝之证,可生之机甚微。诸温阳、回阳之剂皆无以治之,则其必死无疑。然人以胃气为本,有胃气则生,无胃气则亡。《素问·平人氣象论篇》曰“平人之常气稟于胃,……人无胃气曰逆,逆者死。”又曰“脉无胃气亦死。”百病皆以胃气为主,仲景治伤寒病重视胃气,治少阴病更重视胃气。故陈氏以为“少阴先天水火之气皆赖后天中土以资生而资始也,医者必明乎此,方可与言少阴之证治”<sup>[7]</sup>。本条所论虽为少阴阳亡欲绝之证,而吴茱萸汤却为阳明胃家之药,仲景于少阴阳亡欲死之证用吴茱萸汤以主之,是欲借其温复胃中之阳而存胃气,陈氏称之为“从少阴而归重到阳明”<sup>[8]</sup>之法。

第296条言其“死”,以阳亡欲绝之际,可生之机甚微。先言其死,则令人明其证之危。其后第309条则云“吴茱萸汤主之”,又言其治,更显仲景恻隐之心。以吴茱萸汤专能温复胃中之阳,冀温胃阳而存胃气。若吴茱萸汤能存得胃气,然后可从少阴温阳、回阳诸法中救之。此亦少阴病亡阳之时救逆之变法,故309条所论乃少阴病阳亡欲死之救治方法。能明于此,临证危亡之际,岂非多一守护之法?

#### 4.2 第318条四逆散之治

原文:少阴病,四逆,其人或咳,或悸,或小便不利,或腹中痛,或泄利下重者,四逆散主之。

少阴病,若脉微细,但欲寐而四逆者,为少阴阳虚阴盛之证,当以四逆辈温阳散寒而治其四逆。此但曰“少阴病,四逆”,而四逆之证又非少阴病所独有,如何确定本条所言之“少阴病”?柯氏以为“条中无主证,而皆是或然证,四逆下必有阙文。今以‘泄利下重’四字,移至‘四逆’下,则本方乃有纲目”<sup>[9]</sup>。而其他注家释本条之文,有谓“乃伤寒邪在少阳,传入少阴之证”<sup>[10]</sup>,有谓“少阴传经之热邪”<sup>[11]</sup>,有谓“太阳初受寒邪,未郁为热,而便入少阴之证”<sup>[5]142-143</sup>,有谓“少阴虚寒”兼中气下陷之太阴证而不当用四逆散<sup>[12]</sup>,有谓“土气郁结,胃气不舒而为四逆之证”<sup>[13]</sup>,亦有谓“阳为阴郁,不得宣达”<sup>[14]</sup>,更有谓“阳气内郁,肝失疏泄,气机郁结”<sup>[15]</sup>者。众说不一,孰可为凭?

条文以“少阴病”三字起首,则本条所论“四逆”为少阴病无疑。《少阴病篇》中,论治阳虚阴盛之厥逆必以四逆辈为法,如四逆汤、白通汤、通脉四逆汤等。今虽云“少阴病,四逆”而不以四逆辈治之,显然不属阳虚阴盛之类。

四逆散所治之“四逆”,亦手足逆冷之类,而厥逆一证,则有寒厥、热厥之分。若将本条与前后条文所论寒热之证治对照分析,庶几可求四逆散治少阴病四逆之旨。前之诸条(如314、315、316、317条)皆论少阴病阳虚之变,而后之诸条(如319、320、321、322条)又论少阴病热化之证,则本条所论恰如《医宗金鉴》所云“但四逆而无诸寒热证,是既无可温之寒,又无可下之热”,当属“阳为阴郁,不得宣达而令四肢逆冷”<sup>[14]</sup>。《医宗金鉴》所论之意甚佳,只是尚未能明确阐发“阳为阴郁”之理。

三阳之中,有少阳为太阳、阳明开合之枢;三阴之中,则有少阴为太阴、厥阴开合之枢。枢机之用在主持运动。少阳为阳气升发之主,故少阳之枢在于主持一身气机运动,若受邪而枢机不利则易郁而化火;少阴为水火之根,故少阴之枢在于主持一身阴阳气之流通,若受邪而枢机不利则易使阴阳失其流通之机。然伤寒病总以寒邪伤阳为主,故少阴病以阳虚为本,而以“脉微细,但欲寐”为提纲。若寒伤少阴而未至于阳虚,最易使枢机不利而阳气被郁不得布散。阳郁不布则阴阳气不相顺接而有厥逆之变,故“四逆”者,即属少阴之病。仲景将此置于少

阴病阳虚证之后、热化证之前,正欲明此“四逆”既非阳虚,亦非热化,乃少阴之枢为寒邪郁闭所致。故其治必以四逆散舒畅阳气之流通为主。少阴之阳被寒邪所郁而四逆,虽非阳虚,然日渐之后,亦可有阳虚之变,故其或然诸证皆与阳虚、生寒、停水相关。若有水气上犯于肺而肺气上逆,则咳;上凌于心而心阳无主,则悸;内停于下而气化不利,则小便不利;阳虚寒凝而经脉不通,则腹中痛;阳虚寒凝而气机滞涩,则泄利下重。诸证皆从少阴枢郁,阳失流通而来,故其治亦须以四逆散行气通阳为主,适当补阳、散寒、化饮、利水即可。

四逆散所治乃少阴枢机不利,阳气郁闭之证,其治必当解郁利枢、行气通阳为法。甘草甘温和中,扶助中气而能灌于四旁,立阳气流通之本;枳实理气之品,善能破气导滞;芍药入血脉而善能和血,血脉不利者仲景最多用之,枳实、芍药,一为气药,一为血药,二者合用,则行气和血而经脉有流通之机,故《金匱要略》中有枳实芍药散之治腹痛;柴胡能升发少阳之气,使阳气流通,从阳枢而及阴枢,使郁闭之气有布散之机。四者合用有解郁利枢、行气通阳之功。

《医宗金鉴》虽言“阳为阴郁,不得宣达而令四肢逆冷”,但终因未明其理而以为四逆散所治在“少阳厥阴”<sup>[14]</sup>,以方中有柴胡入少阳、厥阴之故。今人误取《医宗金鉴》之意而更谓四逆散以“疏肝解郁”为主,而将四逆散变为“调和肝脾”之剂<sup>[15]</sup>,以致完全不能明四逆散治四逆之功。

## 5 结论

“厥”与“四逆”,其名不同,其实则一,皆为手足逆冷,而手足逆冷之机则在于“阴阳气不相顺接”。审其证,明其机,更察其所以致阴阳气不相顺接之因,则其治易知。而《伤寒论》少阴病篇中吴茱萸汤治“烦躁欲死”及四逆散治“四逆”等长期具争议之

学术问题,亦可籍此而清晰易明。

## 参考文献:

- [1] 成无己. 注解伤寒论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64: 169.
- [2] 成无己. 伤寒明理论[M]//吴润秋. 中华医书集成. 北京: 中医古籍出版社, 1999.
- [3] 柯韵伯. 伤寒来苏集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78: 165.
- [4] 钱天来. 伤寒溯源集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57: 327-328.
- [5] 尤在泾. 伤寒贯珠集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78.
- [6] 周扬俊. 伤寒论三注: 卷七[M]. 线装本. 绍兴: 松心堂, 1780(清乾隆四十五年): 33.
- [7] 陈修园. 伤寒论浅注[M]//陈修园. 新校注陈修园医书. 福州: 福建科技出版社, 1987: 147.
- [8] 陈修园. 伤寒医诀串解[M]//陈修园. 陈修园医学全书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1999: 1065.
- [9] 柯韵伯. 伤寒来苏集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59: 172.
- [10] 汪苓友. 伤寒论辨证广注[M]. 上海: 上海卫生出版社, 1958: 168.
- [11] 徐灵胎. 伤寒类方[M]//徐灵胎. 徐灵胎医学全书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1999: 194.
- [12] 舒驰远. 伤寒集注[M]. 北京: 人民军医出版社, 2009: 115.
- [13] 张志聪. 伤寒论集注[M]//张志聪. 张志聪医学全书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1999: 698.
- [14] 吴谦. 伤寒论注[M]//吴谦. 医宗金鉴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96: 242.
- [15] 李培生. 伤寒论讲义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83: 182.

(收稿日期: 2015-09-21)